

在此母決不忍不以貨來也賊信之釋謝孝子既免其母而家實無由得貨久畱賊所已而賊爲官軍所逼移營至遂溪縣拜臺村以前語詰孝子遂遭賊害其後耆民沈昱等狀孝子事跡于石康縣表章之會縣廢事寢嘉靖丙申余行部至永安所距梁村不遠聞孝子事亟索二詩讀之果警拔不凡又訪其家得沈昱等狀草一篇可謂信據無疑梁村故有社學一區始自前元時其後屢興屢廢至

孝子之父兄復繕葺之以教鄉人子弟孝子
幼肄業焉近又廢乃請於巡按御史陳公大
用卽其地立屋三間各有翼室前爲講堂其
後以祀孝子復於永安城內爲坊牌大書烈
孝二字揭示通衢蓋孝子之死于今幾百年
矣一旦振發而暴著如此豈非一念精誠通
於天地鬼神與百世之人心固有默相爲感
者耶方其奮身詣賊志在存母而已母得全
而身已死其孔氏所謂求仁得仁者與梁村

濱海去郡城二百餘里時有科第而人之景
慕孝子也尤深表而祠之不但以發孝子之
幽烈也又使後之人知能盡性蹈義以死者
窮海之濱百歲之遠終不至泯沒無聞中材
以下或有勸而益勉于善其繫世教豈淺鮮
哉

石康羅公傳

劉烜 明知府

君姓羅名紳字尚訓江西宜春人由監生初
除四川鹽亭知縣三載以艱去天順二年起

復除石康廉介持已公勤處事興學校課農
桑興利除害無異任鹽亭日石康僻在極邊
正統末以來流土賊寇出沒無常人民十存
一二君下車會逢其適一心惓惓夙夜不寧
縣有原額米三千五百六十石有奇田荒於
賊稅無所出及合浦縣原米六千餘石具本
奏朝廷共徵糧米五千三百六十餘石縣治
西南三百里許土名鼓塘陂民用注水以溉
一方者也歲久水堰傾圯君爲修堰一十餘

丈以瀦水由是民無旱憂賊寇擾攘民不能
耕餓莩填道君申聞上司開倉賑濟民之瀕
死而復甦者甚衆天順六年大師駐鄰邑廬
西博白之曹村檄君會議君之子鑑同行半
途聞賊劫縣境乃令鑑領民兵百餘回禦之
回至地名島木遇賊彼衆我寡鑑毅然持弓
矢與鬪矢盡遇害巡撫都御史葉公盛聞其
事乃令合浦縣備祭禮遣石康縣學教諭秦
賢祭之又遣騎牌官齎羊酒綵聯獎諭君有

賢子當是時人民日凋瘵賊勢日猖獗雖有智者亦皆付之無可奈何矣君愛民之心不替因民之牛隻被賊刼盡無以爲衣食計君借置銀錢令民齎往鄰邑石城收買回至中途又爲賊所掠君聞之躬率總甲盛逵等同官軍與賊戰達爲流矢所中君親裹藥調治衆皆奮勇賊旅潰釋原奪成化三年十月十九日廣西大藤峽同崆峒流賊數千忽至城下直入縣治時值收穫惟吏卒二十餘人在

旁君與賊對敵力孤難支遂爲所繫舉人伍
 星奎監生周泰陳紀亦在擄君欲脫星奎等
 乃給渠魁曰爾擄我輩不過要銀來贖耳放
 彼三人則銀可多得賊從之星奎等脫亦以
 君言爲然與民人石剛謝聰等共備銀得三
 十兩兵荒不能多措也陳紀同民壯李元安
 齎赴賊所贖君賊嫌數少將加凌虐君不受
 辱罵曰朝廷命我治此疆土今日城陷分有
 死而已何以贖爲賊猶嚼利放陳紀等令多

備銀兩來贖君自被繫日已不食至靈山馬
踏村賊見贖者不至百方凌虐君厲聲奮罵
逆賊不絕口遂爲所害賊散同擄人張聰等
收君屍焚之棺舁歸老人高斌率男婦臨河
哀弔至縣城家祭巷泣如喪考妣焉嗚呼子
爲父而死孝也父爲民而死忠也忠孝臣子
之大節世人鮮能之若君之父子可謂克盡
臣子之大節矣予承乏守郡詢之故老得其
巔末故爲之傳俾君父子之善暴白不朽邑

民嘗立祠以祀君之令子未幾燬于火予因
民所欲令于石康舊治城隍廟基鼎建祠堂
前後各三間東西兩廂四壁天井甃以磚石
門樓牆垣俱如制以棲君父子之神血食于
石康則君父子之死雖不幸於一時實大幸
於永久也時成化二十二年歲次丙午季夏
吉旦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廉州府前刑部郎
中安仁劉烜傳

重建海角亭記

明謝一夔

東廣僻在南服視諸藩爲最遠而廉又東廣之邊郡也成化壬辰冬族人金同知郡事再明年走書告予曰郡故有亭曰海角蓋因地在青海之角故名亭久毀於寇屬者按察司僉事連江林君彥章奉命分鎮於茲乃更創建於故址方圍三十二步許工旣迄功不有文以紀之則無以垂不朽敢請予覽書撫然太息曰廉之厄於兵寇垂十年予聞其地荆棘民骨立矣爲之上者耒耜之乳哺之嚴城